

星空下,大地上

——读臧利敏诗集《星空下》

■ 谭登坤

《星空下》是著名女诗人臧利敏最新出版的诗集。甫一面世,即受到极大关注。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清华先生坦言,臧利敏的诗淡而朴素,雅而谦卑,呈现一种深得人心的淡雅之风与清奇之气。然而,在“质朴和谦卑之上,还有一种不可或缺、深刻的、这是更可贵的品质”。

沉浸于诗集所营造的情感氛围,便对“星空下”这一意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动与感悟。的确,这是一种视角,更是一种情怀;是一种超越,更是一种境界。

《星空下》开篇即以一首短诗《大地》作为抒情对象,大地之上,万物生长;大地无言,却将多少生命温暖地握在怀里。这样一种上帝视角的选择,勾勒出一幅阔大、深远、葱茏、温馨的意境。朴素到如白话一样的诗句,却成为诗人设置的一个韵味丰满的隐喻。如上帝般凝视,如大地般拥抱。尤其在通读了整本诗集之后,回头再来品味这首小诗,便有了如悟偈语一般的震动。是星空下,是大地上,是发光的眼睛,是大地的温暖。

其实,诗人的目光并不是常常关注着如许宏大的物象。相反,诗人的聚焦,最多的,最经常和最用情的,倒是那些卑微的角落和事物。是街头,是巷尾,是磨刀匠,是他,是你,是我,是鸟鸣,是鹤卵石,是树叶和花朵,是草籽和萌发,是这些非常具象,甚至琐碎的人声市声,草生木长。越是这样,就越能感受到,这样一个开局,深蕴着诗人的匠心和苦心,实际上是作为整部诗集的精神和灵魂奠基,为一部诗集定下情感的基调。对世界,对万物,对同类,对脚下这片土地,那种深深的悲悯之情,便跃然纸上。

相对于茫茫宇宙,人是那么渺小。一颗诗心,又那样滚烫,它俯视四野,包容天地。是心疼和怜悯,是仁慈和热爱,如银河般流淌,又如雨露般滋润。

最深厚的悲悯与最深切的怜爱,或许正是解读这部诗集的一把钥匙。

用这样一双眼睛,去观察,去体谅;用自己所有的热量去温暖,去关爱,就有了一种昭示,一种引导,也让诗人笔下的每一粒汉字,都如一粒炭火,有了一种灼人的力量。

诗人将第一辑命名为“为一条毛毛虫让路”,这一集中的大部分篇目却落在人的身上。落在那些最普通的人身上。接下来,诗人的目光,就一直紧紧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,尤其在这些最易被忽视,最易被漠视,甚至被遗忘的角落,那些匆匆奔波着、忙碌着的人。

一个扫街的人,一个拿着CT片子的人,一个戴着面具兜售洁白的棉花糖的人,一个修理屋顶的人,一个为节日的行道树挂满红灯笼的人,一个门卫,一个病人,一个深夜送外卖的骑手,一个小剧社的魔术师,一个木偶戏演员,一个母亲,一个孩子,等等。这些奔波在白天或黑夜,行走在

深巷里或大街上,忙碌在屋顶上或舞台上的人,还有躺在病床上的病人,坐在病床前的亲人,他们希望着,或者绝望着;兴奋着,或者痛苦着。而最关键的,是他们都在奔忙着,为自己,也为一家老小。连同那个梦游一般丢失了自己的精神病患者,也在挥动扫帚,扫净他脚下的落叶和尘埃。

作者笔下的精神病人形象,简直是神来之笔。通常,在一般人眼里所看到的精神病人,是他的失常和反常,是他的疯狂和异相,种种荒诞,在在不经。在这里,诗人却一反常识。她的笔墨,全落在这个人失常中的正常,失常中的常态。他的无神的或是走神的眼睛,却能引导着一把扫帚,去寻找垃圾和肮脏,去扫净一条巷子,还世界一方清静。我们尽可以想象,这是她曾经的正常人生里的惯性,在非正常的状态下,依然延续着正常的劳作。这种惯性,这种失常中的正常,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情感碰撞。

诗人的精警之处,在于发现超越破碎之外的另一种实在,或者另一种本质——在他身上,隐藏着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。

在我们跟随诗人眼睛,发现这些努力着的,跃动着的,生动而让人心疼的一个个具象之后,“毛毛虫”这个颇具童真品质的形象,就不再单单是一只虫虫,而升华为一种象征,成为“芸芸众生”的一个最逼真最透彻的喻体。

不管什么时候,诗人是醒着的。她成为俯视者。也许,她忘记了,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,这些时刻忙碌着的人群中,诗人正是其中的一员;她忘记了自己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,有着奔波,苦恼和忧伤。她的一颗心,完全为这个世界所跳动,完全为着每一个普通的人而疼痛。一腔悲天悯人的情怀,一双深情的,同时又迸溅着火星的眼睛。

在这个群体中,当然也有自己的亲人,有父亲,有母亲,也有姐姐的身影。父亲牵着自己的手,走过童年,走过黑暗,一直走到街灯把脚下的道路照亮;母亲那一声声嘱咐,琐碎中揉进了永生永世的牵挂;姐姐的那副肩膀,既可以担起水桶,也可以肩起童年的欢笑和艰辛。在这里,亲人和众人,乃至众生,就得到了奇妙的统一。在诗人写亲人的时候,她是在写众人中的一员;诗人在写众人的时候,她诗行里流淌的,依旧是对亲人的爱怜。

这些朴素的诗句,却有一种直透人心的力量,心底有一种隐隐的疼痛,也有一种抑制不住地呼唤。

深沉的悲悯之心来自更为深挚的爱。爱与悲悯,正如诗之两翼。诗人的一腔痴情,毫无保留地抛洒到那些野草一样生长着的、挣扎着的群体身上,抛洒到那些最底层,最庞大的群体身上,抛洒到平素照不进阳光的各个角落甚至被埋埋的地层之下。

乡土叙事的诗意表达

——评李立泰小说集《过麦》

■ 杨林鸿

捧读李立泰的小说集《过麦》,恍如徜徉在鲁西北大平原,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你能感受到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和真挚热爱。李立泰生于斯长于斯,他的血脉里流淌着故土的基因,他就像手握农具的老农,认真而又执着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。他的眼里满是茁壮生长的农作物、饱满的果实,更有朴实、善良、勤劳的父老乡亲,他们有着吃苦耐劳的品质,他们的喜怒哀乐、生存状态都在李立泰笔下展现。李立泰怀揣着对故土的爱,用手中的笔,把乡土地的温度与气息,小人物的光芒与悲喜都揉进了小说中。

小说集共收录19篇小说,共300页,写的是农村热腾腾的生活,篇篇都有烟火气,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李立泰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,发现特点的人物,善于将这些家长里短中的细节连缀成有趣的故事,用故乡土得掉渣的语言讲述。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总有那么出人意料的东西闪现,让我们为之赞叹。他就像从生活的深井里打水,粗壮有力的大手紧握井绳,为我们打上那一桶桶清凉的水,喝一口那么解渴,品一品又是那么过瘾。这甘冽的井水把我们带进回忆,带进乡愁,带进诗意盎然的乡村生活。这正是他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。

可以说,李立泰的小说就是研究鲁西北平原农村生活的范本。那鲜明的地域特色,那淳朴和谐的自然风光,那传承有序的风俗习惯,那生动传神的方言土语等一一在作者笔下展现。作品对乡土生活的真实呈现多以村(大队)为背景,聚焦农民、手工业者等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,描绘他们的

喜怒哀乐、生存困境与精神世界。如《姜铁匠》里的铁匠,《相四爷》里的剃头匠和乡村能人相四爷,《瓜田锄》里的西瓜把式等。特别是《过麦》这篇小说详尽描写了鲁西北农村的农事、农活,作者把过麦前的环境渲染、工具的准备,人们对过麦时天气的担忧,过麦时的艰辛与劳累描绘得活灵活现,诸如挑农具、泼场、开镰割麦、轧麦、抖场等场景就仿佛是在看一场电影。一幕幕在眼前闪现,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《过秋》则写得相对轻松,收玉米、收棉花、犁地、播种等农事活动写得栩栩如生,令人赏心悦目。

李立泰小说语言别具一格,大量方言、俗语、谚语的运用,使语言充满乡土气息,贴近农民的口吻表达。同时,通过白描、细节刻画等手法,以简洁生动的语言传递深刻的情感与思想,让读者感受到乡土生活的质朴与真实,让整个小说亲切温暖,那些来源于生活的乡土语言,生动地抓住了人物的个性。小说中的语言看似大白话,却在朴实无华中传神;看似土得掉渣,却深藏着作者的机智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,对故土的厚爱与深情,这些来自民间充满特色的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对家乡故土的诗意表达。如《过麦》泼场一节写三嫂子的脚丫,语言细腻、活泼,“脚指甲白得露出里边的粉红色,像透明的贝壳趴在那里”。如《过秋》写农作物的果实,“空气里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氣息,绿皮微黄大棒子的清香,裂出来歪歪着吸引人;地瓜拱窝甜味裸露着肚皮朝外散发;大豆串串

有一位诗人曾经动情地说,我希望“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”。

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。可在画出这双眼睛的时候,诗人的眼睛里,却常常饱含着泪水。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这种爱的升华,便成为敲击在读者心中的重锤。

诗人的目光由人及物,由城市到乡村,由潺潺水声,到茫茫荒漠,由名山大川,到葱郁草原。在诗人眼里,一株树,一棵草,一场风,一片云,一座正在拆迁的大楼,一汪深碧的湖泊,一轮月,一簇蔷薇,就无不赋予了人的性格,人的情感,人的伦理以及人的向往。

大千世界,天地万物,它们跟诗人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可诗人的情怀,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身上。诗人看到了人类,反观到自己。由己及人,及物,又由人、由物及己,这正是诗的辩证法,是一种人处天地间的最生动的观照,也是一种最可宝贵的自我认知。也正是这样的反思和反照,突显出诗人的极不寻常之处,或者说诗思诗心的深邃深刻处。

在尘世中,人如一粒微尘;在茫茫草原上,人如一粒草籽。在自然万物面前,人是那样渺小。表面上看,诗人的这种谦卑之心与“星空下”的心事浩茫似乎形成一对矛盾。其实,这种人在现实中的一种最真实的写照,恰好衬托出了诗人的自省与自知。在诗人那里,谦卑不仅来自于一种实在,一种存在,更来自于对这种实在的认知。也正是基于这种自我反思,让诗人在万事万物面前,表现出自觉的虔诚。当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长,不再是宇宙的主宰,当草原的旷达淹没了也包容了人的渺小,人才能明白,所谓的爱恨情仇,在广漠的天地之间又算得了什么。

悲悯之心和谦卑之心成就了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,让她在识破了人的处境之后,变得渊深和广博起来。这种心境,用诗人的一首诗来解读,或者更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。在《昭觉寺的月光》里,作者这样写道:“月光是轻的/一路跟随而来/从山东到成华/仿佛只为照亮不熄的我/洗尽满面尘埃/仍然无法像月光一样澄澈/昭觉寺静默无声/宽厚的温暖让人想哭/缥缈不绝的香火/让来路变得愈加模糊/何处归去/昭觉寺不语/任月光泛泛/过一个远道而来的人/怀抱月光/坐在石阶上/听穿堂而过的风”。这是从星空下,大地上吹过的风,这是从城市和乡村吹过的风,这更是从诗人心间吹过的风。风是干净的,心是澄澈的,可风声是那么繁复、抑扬,如一曲合奏,没有任何一个词语可以将这种心境准确地表达出来。

在“像蓝天一样纯粹像白云一样自由”的质朴与淡雅之后,是诗人化深深深刻于素朴的功力。是简单明澈背后的一种难以企及的丰富和厚重。这是臧利敏的诗的魅力所在。

胖荚,快撑爆了;狼尾巴似的谷穗儿弯腰思索什么;棉田像落了雪,白得耀眼;棉花地夹带的芝麻,也快黄荚了。”作者驾轻就熟,信手拈来,运用各种修辞手法,把各类果实写得生动形象、传神。

作者的主体意图,不只是向我们展示农村生活的外部场景,还在于他贴近大地,匍匐在生活的最底层,用发自内心的情感,观照并开掘于乡村大地的生命图景。无论是回顾过去的生活或缅怀战争岁月的军民一家亲,还是聚焦乡村现实的家家长里短,归根结底,是对乡间生活与生命境遇的精神关注。李立泰带着对故乡的深厚情感进行创作,作品中蕴含着对童年记忆、乡土人情的怀念与眷恋。这是李立泰独有的乡愁,也是他对精神家园的诗意表达。

鲁西北大地,人杰地灵,文脉悠长。李立泰的小说创作植根于此,其风格既有乡野的粗犷,也不乏柔情似水的诗意表达。从小说集中所呈现的乡土生活,所表达的情感以及对乡村与乡土所秉承的精神姿态,可以看出作者对故乡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有效赓续。李立泰的小说接地气,他用悲悯的心,关注着脚下的大地,关注着他身边的乡亲。除了亲情、乡情,李立泰也在小说《插秧人》中写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与甘甜及不甘屈服命运的生活经历,很多细节读来都令人感怀、感动。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顾建平评论说:“《过麦》堪称一首歌咏鲁西大平原的农事诗。”这话一点也不为过。《诗经》中有一首写农事的诗歌《小雅·大田》,通过播种、除草、灭虫到丰收的完整叙事,展现周代农业生产图景,这是农业颂歌,展现了农民的智慧与精神。李立泰的小说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编者按 世界读书日将至,我们特辟聊城作家书评专版,邀您共赴一场与本土文学的深度对话。三篇书评从诗歌、小说到散文,聚焦聊城作家的乡土书写与精神探索,字里行间是对故土的深情、对创作的尊重,更是文脉传承的生动注脚。三位作者亦是聊城文坛深耕多年的作家,同道相知,惺惺相惜,评点之间既有文字的赏悦,更有灵魂的对话。

愿这些文字,为您打开一扇窗,看见聊城文学的多元与丰饶,在阅读中与家乡的精神根脉相遇。也希望借这一组文字,唤起更多人对身边作家的关注,对本土书写的珍视,在阅读中触摸聊城的文脉温度。

暗纹藏慧 素心著文

——谈李明芳的散文集《暗纹》

■ 武俊岭

2024年9月,李明芳把刚刚出版的散文集《暗纹》寄给我。她在微信上对我说:出了一本集子,寄给您翻翻,这些文字总感觉不成样子。希望以后能把文字写得稍好些。

看到微信,我感觉她这是太自谦了。多少年来,零星地读过她的一些散文,每一篇都给我很好的印象。

收到散文集的当天,我看了两篇。本拟用一周时间把集子看完的,可惜因为我的热情全在小说上,没有阅读散文的心境。无奈,只好把《暗纹》放在书架上。我在微信上说明原因,她表示十分理解。

几天前,时间宽裕起来。于是,我把《暗纹》置于案头,开始一篇一篇地细读。我一边品味桐庐的芦茨红茶,一边研读李明芳的散文。香茗在左,佳作在右,陶然兴会,十分愉悦。十天时间,顺利读完。

近年,我对文章的语言十分挑剔,许多作品往往看上两页便搁置一旁。但是,李明芳散文的优美文字,让我一篇接着一篇地读下去,不觉疲累。

这是什么原因呢?反复思考,我认为这应该是她的散文,每一篇都有充沛的文思,甚至于可以说有强烈的灵感。好多作家认为,天赋于小说、见识于散文的作用最大。其实,无论小说散文,都离不开天赋、见识。也许,散文对见识的依赖,稍微重一些吧。

有创作实践的人都知道,阅读是创作的酵母。李明芳的阅读量很大。工作之余,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。

从她的散文中、从交流上,大致推测,知道了她的阅读范围。文学上,小说散文诗歌,她无所不读。她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作品的阅读,全面而深入。此外,对西方蒙田、培根、兰姆、梭罗、E.B. 怀特等人的散文,她也十分熟悉。文学之外,她对中外历史、中外哲学进行了广泛的涉猎。这是阅读上的广度,也可以说是“博”的一面。于“渊”这一点上,她对与其气质相近的一些作品,是反复阅读、是精心研究的。这样,经过长时间的苦功之后,她达到了渊博,达到了融会贯通。自然,深刻的孤独感也就此产生。与之相应的,就是有了精神上的高度。

深有心得的阅读与生活体验碰撞、触发,灵感或者说文思,便强烈地产生。于是,一篇一篇富理趣的佳作,便自然而然地创作出来。

因阅读而来的强健思考力,是促成灵感迸发的重要因素。这种思考力,于《双面地图》《月色汹涌》《沉默的鱼山》诸篇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《双面地图》中,她写:“卡夫卡退隐到一个更为偏僻的角落里,或者说回到自己的内心,而内心才是他真正落脚的地方。”语气斩钉截铁。《月色汹涌》题材新颖,内蕴丰厚,并且真挚弥漫,有着极强的思想冲击力。作者思接千载、精骛八极,把女人月事写得时而波澜壮阔、时而细致入微、时而悲苦悱恻。

《沉默的鱼山》里所写:“曹植是中国历史上离政治圈最近的诗人,他在帝王之家,带着诗人的巨大热情追逐权力,却不知道权力通常是离诗性最远的。如此一来,注定会赔上自己的一

生。”准确、清晰的判断,不容置疑。

沉浸于李明芳散文里,我想到思路开阔、纵意而谈的梁遇春,想到思致沉潜的《沉思录》的作者马克·奥勒留,想到文风亦秀亦豪的张晚风。但是,想到归想到,李明芳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。

钱锺书说:“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,屋中二三素心之人商量培养之事,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

质之于李明芳的为人,可称素心。我与她接触不多:几次饭桌交谈,几次共同学习时听她发言、相互讨论,两次水城文学沙龙活动请她光临指导。每一次,她的言谈都是那么低调、平和,但不缺少准确、犀利。不疾不徐,语气沉稳,是她的常态。从未见她说过自己如何如何。她本是有口才的人,发言却是从不空谈、适可而止。她的作品发表之后,并不大肆张扬。朋友圈、文学群里,极少看到她这类信息。

治学、著文,国人历来推崇超脱。所谓的超脱,主要是摆脱名利的羁绊,于红尘俗世保持一颗朴素之心。素心的人,无论远取诸物还是近取诸身,都能心明眼亮、洞若观火。《城市的深山》一文,对艺术家的避世行为,进行了深入思考;《遇见一座城》对东阿的多方面体察,意趣横生;《父亲》《即使你远去》两篇,写父亲晚年、写二叔的人生苦况,有着极深的人性内涵。

在平大地上,有马驹、驮驮两河奔流而过。另有西新河、在新河滋润土地、排出洪水。城南,有一个美丽的金牛湖。水之外的广袤土地,滋养百谷,养育众生。

这片土地上的优秀人物,当数风流倜傥的鲁仲连、于练果敢的马周。李明芳写有一篇散文《马周:一身都是月》,别出心裁,充满对先贤的崇敬;通过唐朝宰相马周的自叙,千年之后回到故乡——在平的曹庄村。马周侃侃而谈,与后世之人的对话,自剖心路历程、阐明廉洁之志。

我曾多次看到,有些朋友向外地人介绍聊城时,只说明清时期考中了多少进士、状元。外地人听了,自然亦会赞叹。但是,这些进士、状元踏入仕途之后的政绩、从政之余的学术,却是少有人说。我以为后者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在平而言,著名的范邑三先生:张后觉、孟秋、赵维新,作为阳明心学的北方传人,其流风余韵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张后觉、孟秋、赵维新三位,都做过大大小小的官员。他们在官位上忠于职守,卓有成绩。三人倾心向学,各有著述。万历戊午年,华佐周等人把他们的著作整理为《范邑三先生合刻》,刻印行世。张后觉主张“良即是知,知即是良”。孟秋强调“心体本自澄澈”。赵维新提出心体如同明镜,必须“去蔽”才能复归澄明。与政绩、著述相对应,三先生无不远离金钱、清廉自守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水土不只是自然的,更是人文的。于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李明芳,见贤思齐,勤于读写,卓然有成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佳作纷呈的散文集《暗纹》,自然是李明芳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收获。在绝无功利、一心进取的心态下,她的下一部散文集子,将会更加纯粹、更加优美、更加引人入胜。

